夷堅志/夷堅志再補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夷堅志補

夷堅志
夷堅志再補
作者：洪邁　南宋

夷堅志三補

張元濟跋：「見聞所及，如趙與旹之《賓退録》，阮閱之《詩話總龜》，周密之《志雅堂雜鈔》，岳珂之《桯史》，唐順之之《荆川稗編》，焦竑之《焦氏筆乘》，江瓘之《名醫類案》，徐　　之《榕陰新檢》，王圻之《稗史彙編》，陳廷桂之《歷陽典録》均有采輯。又續得三十四事，輯為一卷，名曰《再補》。此則諸書徵引，標所從出，故亦知為文敏原書也。」

夷堅志再補〈（凡三十四事）〉

種園翁

《夷堅己志》云：陳元忠心少魏，漳州龍溪人，客居南海。嘗赴省試，過南安，會日暮，趨城尚遠，投宿野人家。茅茨數椽，竹樹茂密可愛。主翁雖麻衫草履，而舉止談對，宛若士人。几案間有文籍散亂，視之，皆經子也。陳扣之曰：「翁訓子讀書乎？」曰：「種園為生耳。」「亦入城市乎？」曰：「十五年不出矣。」問藏書何用，曰：「偶有之。」因雜以它語。少焉，暴風雨作，其二子荷蓑負鋤歸，大兒可十八九，小兒十四五，倚鋤前揖，人物可觀，絕不類農家子。翁進豆羹享客，不復共談。遲明，陳别去，至城，以事留。一日，偶適市，見翁倉黃而行，陳追詰之曰：「翁云十五年不入城，何

為到此？」曰：「吾以急事，不容不出。」問其故，不肯言，固問之，乃大兒於關外粥果失稅，為關吏所拘。陳為謁監征，至則已捕送郡。翁與小兒偕詣庭下，長子當杖，翁懇白郡守曰：「某老鈍無能，全藉其子贍給，渠不勝杖，則翼日乏食矣，願以身代之。」小兒曰：「大人豈可受杖，某願代兄。」兄又以罪在己，甘心焉，三人爭不決，小兒來父耳旁語，若將有所請，翁叱之，兒必欲前。郡守頗疑之，呼問所以，對曰：「大人元係帶職正郎，宣和間累典州郡。」翁急拽其衣使退，曰：「兒狂妄言。」守詢誥敕尚在否，兒曰：「見作一束，置甕中，埋於山下。」守立遣吏，隨兒發取，果得之。卽延翁上座，謝而釋其子。次日，枉駕訪之，室已虛矣。〈（見《賓退録》卷第四。）〉

裴老智數

《夷堅戊志》載裴老智數，謂紹興十年七月，臨安大火，延燒城內外室數萬區。裴方寓居，有質庫及金珠肆在通衢，皆不顧，遽命紀綱僕，分往江下及徐村，而身出北關，遇竹木塼瓦蘆葦椽桷之屬，無論多寡大小，盡評價買之。明日有旨，竹木材料免征稅，抽解城中，人作屋者皆取之。裴獲利數倍，過於所焚。〈（見《賓退録》卷第九。）〉

蔡真人詞

〈（此條據目録移《甲志卷七》）〉

人中白

人中白者，漩盆內積起白垢也，亦秋石之類。刮取置新瓦上，火逼令乾，温湯調服，治鼻衄如神。〈（《夷堅志》）〉

天童護命經

《夷堅志》一卷子載韓椿年於父枕中得《天童護命經》一卷，題云梁先所授，凡二百九十二字，校今所行多一百七字，且無言六破句。〈（疑有訛字。）〉傳之者以禦魑魅，極為靈驗。其文曰：「太上曰：『皇天生我，皇地載我。日月照我，星辰榮我。諸仙舉我，司命與我。太一任我，玉皇詔我。三官保我，五帝衛我，北辰相我，南極祐我。北斗輔我，三台護我。金童侍我，玉女從我。六甲直我，六丁進我。天門開我，地户通我。山澤容我，江湖渡我。風雨送我，雷電隨我。八卦尊我，九宮遁我。陰陽宗我，五

行符我。四時成我，我命著〈（粵雅堂本作「者」。）〉我。太清玄籍，三宮升降。上下往來，無窮不息。金飯玉漿，所求皆至。虛梵日月，與天為誓。　　魑魅魍魎，鯉〈（粵雅堂本作「□」。）〉　　星。〈（粵雅堂本此作「屋」字，而移「魁」字於上。）〉所求者得，所向者亨。所願者合，所為者成。種種變化，與道合真。何神不使？何令不行？前有朱雀，後有玄武。左有青龍，右有白虎。上有華蓋，下有魁罡。神光通〈（上二字粵雅堂本作「通光」。）〉嚴，威鎮十方。愛我者生，惡我者殃。謀我者死，憎我者亡。靈童神女，破邪金剛。三千六百，常在我傍。執節捧符，與我同流。太〈（上二字粵雅堂本作「游」。）〉上攝大京，天〈（粵雅堂本作「皆」。）〉大吉昌。金籙玉書，二十四符。與星曆俱，急急如律令。』」〈（以上二則見舊抄本《志雅堂雜鈔》。）〉

姑蘇二異人

姑蘇有二異人，曰何蓑衣，曰獃道僧，蹤跡皆奇詭。淳熙間，名聞一時，士大夫維舟者率往訪之，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。何本淮陽朐山人，書生也，祖執禮，仕至朝議大夫，世為鼎族。遭亂南來，寓于郡。嘗受業于父，已能文，一旦焚書，裂衣遁去，人莫之知。既乃歸，被草結廬于天慶觀之龍王堂，佯狂妄談，久而皆有驗。卧草中，不垢不穢，晨必一至吳江溲焉。郡至吳江五十里，往反不數刻，人固訝之。會有一瘵者，拜謁乞醫，何命持一草去，旬而愈，始翕然傳蓑可癒病。亦有求而不得，隨輒不起者，於是遠近稍敬異之。孝宗在位，忽夢有蓑而跣，哭而來弔，問之，曰：「臣蘇人也。」詰其故，則不肯言，寤以語左瑨，時上意頗崇緇抑黃，弗深信也。居月餘，成恭后上仙，莊文繼卽世，瑨因進勉釋而及之意，欲以驗前定，寬上心，上瞿然憶昨夢，輟泣而歎。瑨進曰：「臣微聞蘇有何姓者，類其人，它日固未敢言。」因道其所為。上大驚，有詔諭遣，不至。上嘗燕居深念，以規恢大計，累年未有所屬，且神儀虛位，圖所以膺佐餕承顏之重者，焚香殿中，默言曰：「何誠能仙，顧必知朕意。」遂授瑨以香茗，曰：「汝見何則致贊而已，問所以來，則曰：『陛下自禱，我不及知。』視其何以覆命。」瑨承命惟謹。何忽掉首吳音曰：「有中國人卽有蕃人，有日卽有月，不須問。」趣之去，既復呼還，曰：「所問者姓，我猶如忘之，但言朱家例子，不可用也。」使者歸奏，上曰：「是能知我心。」遂賜號通神先生，築通神庵于觀之內，親御寶跗書扁以寵之。已而成肅正中宮，歸謝氏。蓋本朝故事，惟欽成本姓崔，後育任氏朱氏，既而惟從朱姓，不復歸，上意嘗欲以為比未決也。北代之議，亦少息焉。先是，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既燬，欲試其驗，羣造其廬拜，且白之。何從求疏軸，主者謾以與，何笑曰：「來日自有施者。」至午而使者果來，既答，則曰：「我不能入覲，以此累使者。」上聞而益奇之，會浙

西趙憲〈（伯驌）〉亦為之請，遂肆筆金闕寥陽殿額，出內帑緡錢萬，繪事一新，以答其意。上每歲以瑞將命，卽其居設千道齋，合雲水之士，施予優普。一歲，偶踰期，咸訝而請，亟起于卧，摇手瞬目而招之曰：「亟來，亟來！」瑞是日舟至平望，乃見何在岸澭招而呼，踵廬言之，眾曰：「何故未嘗出也！」因言所以，其狀良是。獃燈僧者，實本郡人，為兵家子，少有所遇。何舊與之友狎，不知幾何時，髡而髮，曰似道似僧，故曰道僧。狀不慧，而言發奇中，與何頡頏。好蕩游市井間，見人必求錢，止於三，隨卽與之貧者。何既不趨召，它日，瑞或薦道僧，上欲見之，何挽呼不使去，曰：「是將捉汝、縛汝、監汝，不容汝來矣。」道僧竟來，見于內殿，不拜，所言不倫，上狎之，使出入勿禁，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館之。元懼其逃，猝無以應上命，果日使十人從之，所至不舍。踰年歸，見何，何以杖詬逐之，至死，訖不與接一談。重華倦勤，復使召之，不肯就。邀守萬端，三年而致之。紹熙甲寅春，道僧入北內，坐榻前曰：「今日六月也好大雪。」侍瑞咸笑，顧曰：「爾滿身皆雪，而笑我狂耶！」相與罔測，亦莫以為意。至季夏八月，而至尊厭代矣，縞素如言焉。二人勇於啗肉，食至十數斤，獨皆不飲酒，變不言其所以然也。何又能奈寒暑。余兄周伯言：有元某者，丙午歲七十矣，嘗言自丱角見之，顏色無少異。蘇有妄道士，日從之游，將仿其為。何不怒，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，道士不能偕，慚而去。余兄往見之，頗能言宦歷所至。酷不喜韓子師，方為守，千騎每來，則提擊而罵之，亦有人所不堪者。子師素嚴厲，於此不以為忤也。道僧先數年卒，何慶年間猶在，相傳百餘歲矣。洪文敏《夷堅》辛志乙三志雜載其事，雖危不同，要皆履奇行怪，有不可致詰者，故著之。〈（見岳珂《桯史》卷三。）〉

謝石拆字

謝石潤夫，成都人。宣和間至京師，以拆字言人禍福，求相者但隨意書一著，卽就其字離拆，而言無不奇中者。名聞九重，上皇因書一「朝」字，令中貴人持往試之。石見字，卽端視中貴人曰：「此非觀察所書也。然謝石賤術，據字而言，今日遭遇，卽因此字，黥配遠行，亦此字也，但未敢遽言之耳。」中貴人愕然曰：「但有所據，盡言無懼也。」石曰：「朝字，離之為十月十日字，非此月此日所生之天人，當誰書也！」一坐盡驚，中貴馳奏。翌日，召至後苑，令左右及宮嬪書字示之，皆據字論説禍福，俱有精理，補承信郎。四方求相者門如市。有朝士妻，懷妊過月，手書一「也」字，令夫持問。石曰：「此閨中所書否？」曰：「何以言之？」曰：「謂語助者焉哉乎也，固知是公內助所書。尊閫盛年三十一否？」曰：「是也。」「以也字上為三十，下為一字。然吾官寄此，當力謀遷動而不可得否？」曰：「正以此為撓耳。」「蓋也字着水則為池，有馬則為馳，今池運則無水，陸馳則無馬，是安可動也？又尊閫父母兄弟，近身親人，

無一存者，以也字着人則一他字，今獨見也而不見人故也。又尊閫其家物產亦當蕩盡否？以也字着土則為地字，今又不見土也。」曰：「然。但此皆非所問者，賤室以懷妊過月，憂而問耳。」曰：「是必十三個月也，以也字中有十字，并兩傍二豎下一畫為十三也。有一事涉奇怪，欲不言，則公所問正決此事，可盡言否？」朝士請其説，曰：「也字著虫為虵字，今尊閫所妊，殆蛇妖也。然不見虫，則不能為害，石亦有藥，可為公驗之。」朝士異其說，因請至家，以藥投之，果下百數小蛇而體平。都人盡共神之，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。後復拆字，謂「『秦』頭大重，壓日無光」，忤相檜，死於戍。補自《宋稗類鈔》〈（洪邁《夷堅志》見唐順之《荊川稗編》卷六十四。）〉

治痰喘方

《夷堅志》云：洪輯幼子佛護病痰喘，醫不能治，凡五晝夜不乳食，危甚。夢一婦人告之曰：「何不服人參胡桃方！」覺而依其言，煎湯灌兒一蜆殼許，喘定，再進遂得睡，三進而愈。此藥不載於方書，蓋人參定喘，而帶皮胡桃則斂肺也。予素痰疾，因晚對，孝宗諭以胡桃肉三顆、生薑三片，臨卧服之畢，卽飲湯三兩呷，又再嚼桃薑如前數，且飲湯，勿行動卽就枕。既還玉堂，如旨服之，申旦而嗽止，疾不復作。輯之事亦類此。〈（見焦竑《焦氏筆乘》卷五。）〉

朱肱治傷寒

朱肱，吴興人，尤深於傷寒。在南陽，太守盛次仲疾作，召肱視之。曰：「小柴胡湯證也，請併進三服。」至晚，覺胸滿，又視之，問所服藥安在，取視，乃小柴胡散也。肱曰：「古人製吆咀，剉如麻豆大，煮清汁飲之，名曰湯，所以入經絡，攻病取快。今乃為散，滯在膈上，所以胸滿而病自如也。」因旋制自煮以進，兩服遂安。〈（《夷堅志》）〉

神告傷寒方

袁州天慶觀主首王自正，病傷寒旬餘，四肢乍冷乍熱，頭重氣塞，脣寒面青，累日不能食，勢甚危。袁唯一醫徐生，能治此疾，診之曰：「脈極虛，是為陰證，必服桂枝湯乃可。」徐留藥而歸，未及煮，若有語之曰：「當服竹葉石膏湯。」王回顧不見，寮中但一老道士，適入市，只小童在，呼問之曰：「恰何人至此？」曰：「無人。」自正惑之，急遣邀徐醫還視，曰：「或教我服此，如何？」徐曰：「寒燠如冰炭，君之疾狀

已危，果餌前藥，自見委頓，他日殺人之謗，非吾所能任也。」自為煮桂枝湯一碗曰：「姑飲之，正使不對病，猶未至傷生，萬一發躁狂眩，旋用師所言，未為晚。」方語次，復聞耳旁人云：「何故不肯服竹葉石膏湯？」自正益悚，俟徐去，卽買見成藥兩貼，付童使煎，又聞所告如初。於是斷然曰：「神明三告我，殆是賜以更生，安得不敬聽！」卽盡其半。先是頭不得舉，若載物千觔。倏爾輕清，脅亦漸暖，咽膈通暢無所礙，悉服之。少頃，汗出如洗，徑就睡，及平旦，脫然如常。自正為人謹飭，常茹素，為人祈禱盡誠，故為神所祐如此。〈（《庚志》。）〉

仙傳疫神方

靖康二年春，京師大疫，有異人書一方於齋舍，凡因疫發腫者，服之無不效。其方黑豆二合，炒令香熟，甘草二寸，炙黃，以水二盞煎其半，時時呷之。〈（《解毒方》。庚志。以上三則見江瓘《名醫類案》卷一。）〉

許道人治傷寒

劉錫鎮襄陽日，寵妾病傷寒暴亡。眾醫云：「脈絕不可治。」或言市上賣藥許道人有奇術，可用。召之。曰：「是寒厥爾，不死也。」乃請健卒三十人，作速掘坑，熾薪百斤，雜薪燒之，俟極熱，施薦覆坑，畀病人卧其上，蓋以氈褥。少頃，氣騰上如蒸炊，遍體流汗，衣被透濕，已而頓蘇如，取藥數種調治，卽日愈。〈（《夷堅志》）〉

生薑治嗽

一人事佛甚謹，適苦嗽逾月，夜夢老僧呼謂之曰：「汝嗽只是感寒，吾有方授汝，但用生薑一物，切作薄片，焙乾為末，糯米糊丸芥子大，空心米飲下三十丸。」覺如其言，數服而愈。〈（癸志。以上兩則見《名醫類案》卷三。）〉

腎神出舍

無錫游氏子，少年躭於酒色，旋得疾，久而勿愈，勢危甚。忽語其家人曰：「常見兩女子，服飾華麗，其長才三四寸，每緣吾足而行，冉冉在腰而没。」家人以為祟。一日，名醫自遠而至，家人扣之，醫曰：「此腎神也，腎氣絕則神不守舍，故病者見之。」〈（癸志。）〉

桑葉止汗

嚴州山寺有旦過僧，形體羸瘦，飲食甚少，夜卧，遍身出汗，衾衣皆濕透。如此二十年，無復可療，惟待斃耳。監寺僧曰：「吾有藥絕驗，為汝治之。」三日，宿疾頓愈，遂併以方授之，乃桑葉一味，乘露採摘，烘焙乾為末，二錢，空腹温米飲調，或值桑落，用乾者，但力不及新耳。按《本草》亦載桑葉止汗，其説可證。〈（辛志。以上兩則見《名醫類案》卷五。）〉

炙艾愈腳氣

蔡元長知開封，正據案治事，忽如有蟲自足心行至腰間，即墜筆暈絕，久之方甦。掾屬云：「此病非俞山人不能療。」趣使召之。俞曰：「此真脚氣也，法當灸風市。」〈（風市在奇腧經絡，在膝上七寸外側兩筋間。）〉」為灸一壯，蔡晏然復常。明日，病如初，再召，俞曰：「欲除病根，非千艾不可。」從其言，灸五百壯，自此遂愈。仲兄文安公守姑蘇，以鑾輿巡幸，虚府舍，暫徙吴縣。縣治卑濕，旋感足痺，痛掣不堪，服藥弗效，乃用所聞，灼風市、肩髃、〈（大腸穴二穴同。）〉曲池三穴，終身不復作。僧普清，苦此二十年，每發率兩月，用此灸三七壯，即時痛止。其他驗者益眾，不一而足。〈（《夷堅志》。見《名醫類案》卷六。）〉

治目疾方

江陵傅氏，家貧，鬻紙為業，性喜雲水，見必邀迎，小閣塑呂仙翁像，奉事甚謹，雖妻子不許輒至。一日，有客方巾布袍，入，共語曰適有百金，邀傅飲，傅目昏多淚，客教用生熟地黄切焙，椒去目及閉口者，微炒，三物等分為末，蜜丸桐子大五十丸，鹽米飲，空心下。傅如方治藥，不一月，目明，夜能視物，享年八九十，耳目聰明，精力如少年。〈（《辛志》。）〉

治寸白蟲方

趙子山寓居邵武軍天王寺，苦寸白蟲為撓，醫者戒云：「是疾當止酒。」而以素所躭嗜，欲罷不能。一夕，醉於外舍，歸已夜半，口乾咽燥，倉卒無湯飲，適廊廡間有甕水，月映瑩然可掬，即酌而飲之，其甘如飴，連盡數酌，乃就寢。迨曉，蟲出盈席，覺

心腹頓寬，宿疾遂愈。驗其所由，蓋寺僕日織草屨，浸紅藤根水也。〈（《庚志》。）〉

賣藥媪治眼蟲

潭州宗室趙太尉家乳母，苦爛緣風眼近二十年。有賣藥老媪過門云：「此眼有蟲，其細如絲，色赤而長，久則滋生不已。吾能談笑除之，入山取藥，晚下當為治療。」趙使人陰尾之，見媪沿道掇叢蔓木葉，以手挼碎，入口中咀嚼，而留汁滓於小竹筒內。俄復還，索皂紗蒙乳母眼，取筆畫雙眸於紗上，然後滴藥汁漬眼下緣，轉盼間蟲從紗中出，其數十七，狀如前所云。數日再至，下緣內乾如常人，復用前法滴上緣，又得蟲十數。家人大喜。後傳與醫者上官彥誠，遍呼鄰婦病此者驗試，皆差。其藥乃覆盆子葉一味，著於《本草》。陳藏器云：「治眼暗不見物，冷淚浸淫不止，及青盲等，取此草日曝乾，搗極爛，薄綿裹之，以人乳汁浸，如人行八九里八久。用點目中，卽仰面卧，不過三四日，視物如少年，但禁酒、麪、油，蓋治眼妙品也。」〈（癸志。）〉

硼砂治骨哽

鄱陽汪友良，因食火肉，誤吞一骨，如小指大，哽於咽喉間，隱然見於膚革，引手可揣摸，百計不下，凡累日，雖咳嗽亦痛，僅能略通湯飲。舉家憂懼。昏睡中，見一人衣朱衣者告曰：「欲脱骨哽，惟南硼砂妙。」恍惚驚寤，謂非夢也，殆神明陰受以方，欲全其命。索笥得砂一塊，汲水滌洗，取而含化，終食間，脱然如失。〈（壬志。以上四則見《名醫類案》卷七。）〉

治鉛毒方

唐與正治吴巡檢病不得前溲，卧則微通，立則不能涓滴。醫遍用通小腸藥，不效。唐因問吴：「常日服何藥？」曰：「常服黑錫丹。」問：「何人結砂？」曰：「自為之。」唐洒然悟曰：「是必結砂時鉛不死，硫磺飛去，鉛砂入膀胱。卧則偏重，猶可溲，立則正塞水道，以故不能通。」令取金液丹三百粒，分為十服，煎瞿麥湯下之。膀胱得硫磺，積鉛成灰，從水道下，猶累累如細砂，病遂愈。〈（《夷堅志》。）〉

治酒毒方

唐與正治姪女，年數歲，得風癉疾。先發於臆，迤邐延上，赤腫痛痒，醫以上膈風熱治之，不效。唐診之曰：「是肝肺風熱盛極耳。」以升麻、羌活、荊芥、鼠黏子、赤芍藥、淡竹葉、桔梗、乾葛八物治之。自下漸退，而腫聚於頂，其高數寸，雖飲食寢處無妨，而疾未去也。唐母吴夫人曰：「此女乳母好飲熱酒，至并歠其糟，疾殆因是歟？」唐方悟所以至頂不消之由，思之，惟乾葛消酒，且能療火毒，乃以先方加葛三倍，使服之。二日，腫盡去。〈（《夷堅志》。以上兩則見《名醫類案》卷九。）〉

薑附治癰

時康祖為廣德宰，事張王甚謹，後授温倅，左乳生癰，繼又胸臆間結核，大如拳，堅如石，荏苒半載，百療莫效，已而牽掣臂腋，徹於肩，痛楚特甚。亟禱王祠下，夢間語曰：「若要安，但用薑自然汁，製香附服之。」覺，呼其子，檢《本草》視之，二物治證相符。訪醫者，亦云有理，遂用香附去毛，薑汁浸一宿為末，二錢米飲調。才數服，瘡膿流出，腫硬漸消，自是獲愈。〈（庚志。）〉

鹿茸治心漏

時康祖大夫患心漏二十年，當胸數竅，血液長流，醫皆莫能治。或云：「竅多則愈損，閉則慮穴他歧，當存其一二，猶為上策。」坐此形神困瘁，又積苦腰痛，行則傴僂。不飲酒，雖雞魚蟹蛤之屬，皆不入口。淳熙間，通判温州，郡守韓子温見而憐之，為檢《聖惠方》載腰痛一門冷熱二症示之，使自擇。康祖曰：「某年老久羸，安敢以為熱！」姑〈（按：此字似「姑」字之誤。）〉作寒症治療，取一方，用鹿茸者服之。逾旬痛減，更覺氣宇和暢，遂一意專服，悉屏他藥。洎月餘，腰屈復伸，無復呼痛，心漏亦愈。以告醫者，皆莫能測其所以然。後九年，康祖自鎮江通判滿秩造朝，訪子温，則精力倍昔，飲啖無所忌。云漏愈之後，日勝一日。子温書吏吴弼亦苦是疾，照方服之，浹旬而愈。其方本治腰痛，用鹿茸去毛，酥炙微黄，附子炮去皮臍，皆二兩，鹽花三分，為末，棗肉丸三十丸，空心酒下。〈（己志。）〉

乳香飲

一人因結屋，墜梯折傷腰，勢殊亟。夢神授以乳香飲，其方用酒浸虎骨、敗龜、黄芪、牛膝、萆薢、續斷、乳香七品。覺而能記，服之，二旬愈。〈（己志。）〉

朱道人治脚攣

道人詹志永，信州人。初應募為卒，隸鎮江馬軍，二十二歲，因習騎墜馬，右脛折為三段，困頓且絕。軍帥命舁歸，營醫救鑿，出敗骨數寸，半年稍愈，扶杖緩行，骨空處骨皆再生，獨脚筋攣縮不能伸。既落軍籍，淪於乞丐。經三年，遇朱道人，亦舊在轅門，問曰：「汝傷未復，初何不求醫？」曰：「窮無一文，豈堪辦此？」朱曰：「實不費一文，但得大竹管長尺許，鑽一竅，繫以繩，掛腰間，每坐，則置地上，舉足搓衮之，勿計時日，久當有效。」如其言，兩日便覺骨髓寬暢，試猛伸之，與常日差遠，不兩月，筋悉舒，與未墜時等。予頃見丁子章，以病足故，作轉軸踏脚用之，其理正同，不若此為筒便。〈（癸志。以上四則見《名醫類案》卷十。）〉

金銀花解蕈毒

崇寧間，蘇州天平山白雲寺五僧行山間，得蕈一叢甚大，摘而煮食之，至夜發吐，三人急採鴛鴦草生啖，遂愈。二人不肯啖，吐至死。此草藤蔓而生，對開黃白花，傍水處多有之，治癰疽腫毒有奇功，或服或敷或滌，皆可。今人謂之金銀花，又曰老翁鬚。〈（己志。見《名醫類案》卷十二。）〉

義婦復仇

宋福州趙某作江夏簿，任滿，寓邑寺。日久，勝厭之。簿每旦詣殿炷香，僧偽信與其妻，置爐下，簿見詰，妻不能明，訟離之。僧受杖歸俗為商。簿赴臨安知録。妻與婢寓鄂州，賣酒自給。僧託媒問姻，越數年，生二子矣。值中秋對月飲樂，僧偶言故，妻伺其醉，并二子殺之，赴官首焉。官義之，免其罪。時簿再任和州知録，聞其事，復合焉。是理宗朝淳祐戊申年也。〈（《夷堅志》。見徐　　《榕陰新檢》卷十二。按：《宋史》洪文敏卒於淳熙初年，錢大昕已正其誤，並考訂當為寧宗嘉泰二年，此為理宗淳祐年事，必是刊本傳訛，或徐　　誤引亦未可知，存疑待考。）〉

對簿哦詩

張任國，福州人，自太學謁告，館於無錫馮氏家。時省試下等，道出平江，入市樓買酒，就呼一妓佐樽。偶與惡少年數人鄰席，顧一秀才獨坐，奪妓同飲。張有膂力，不勝憤，起毆之，為廂卒録送府，詣曹供對。張取紙大書一詩曰：「扁舟一葉下姑蘇，正

值春風賣酒壚。欲買一杯澆眊矂，不甘羣小恣揶揄。青衫有分終須著，紅粉無身不受呼。聞得使君明似鏡，不知照得此情無。」府守讀詩激賞，餉以十尊，而盡杖諸惡子。〈（《夷堅三志》。見《榕陰新檢》卷十六。）〉

鼠怪

山中王周南，正始中為襄邑長，有鼠從穴出，在廳上語曰：「周南，爾以某月某日當死。」周南不應，鼠還穴。至期復出，更冠幘皂衣而語曰：「周南，汝日中當死。」周南復不應，鼠復入穴。斯須復，出復入，轉行數語如前。日適中，鼠復曰：「周南，汝不應我，復何道！」言訖，顛蹶而死，卽失衣冠。周南使卒取視，乃常鼠也。〈（《夷堅志》。見《稗史彙編》卷一百七十四。）〉

岳珂除妖

岳侍郎珂，武穆王之孫。知嘉興府，譙樓數夜更鼓不鳴，責問直更者，曰：「每夜一更時分，有五人到樓飲酒，皆金銀器皿，羅列珍味，稱係侍郎親眷，所以不敢打更。」太守謂：「今晚若再來，當密通報。」是夜太守坐清香樓，命提振官兩人攜府印來前，擇精兵二十人，各執器械，在樓下伺候。中夜，直更者果來報。守令提振攜印而前，曰：「知嘉興府岳侍郎請相見。」其五人者，卽為驚散。守據中坐取視，器皿皆真金銀，公使入庫公用，邪魅遂息。〈（《夷堅志》。）〉

道人符誅蟒精

南中有選仙道場，在一峭崖石壁之下，其絕頂石洞穴，相傳以為神仙之窟宅，時有雲氣蒙靄。常有學道之人，築室於下，見一神人現前曰：「每年中元日，宜推選有德行之人祭壇，當得上昇為仙。」於是學道慕仙之人咸萃於彼。至期，遠近之人，齎香赴壇下，遥望洞門祝禱，而後眾推道德高者一人，嚴潔衣冠，竚立壇上，以候上昇，餘皆慘然訣別而退。于時有五色祥雲，油然自洞門而至壇場，其道高者，衣冠不動，躡雲而昇。時至洞門，則有大紅紗燈籠引導，觀者靡不涕泗健羨，遥望作禮。如是者數年，人皆以道緣德薄，未得應選為恨。至次年，眾又推舉一道高者，方上昇間，忽一道人，云自武當山來掛挂搭，問所以。具以實對。道人亦嗟羨之曰：「上昇為仙，豈容易得？但虛空之人，有罡風浩氣，必能遏截。吾有一符能禦之，請置于懷，慎勿遺失。」道高者懷之喜甚。至時果有五色祥雲捧足，冉冉而昇。踰日，道人遣眾登視洞穴，見飛昇之人，形

容枯槁，橫掛于上，若重病者，奄奄氣息，久方能言。問之，則曰：「初至洞門，見一巨蟒，吐氣成雲，兩眼如火，方開口欲吞啗間，忽風雷大震，霹死於洞畔。視之，蟒大數圍，長數十丈，又有骸骨積于巖穴之間，乃前後上昇者骨也。」蓋五色雲者，乃蟒之毒氣，紅紗燈籠者，蟒之眼光也。〈（《夷堅志》。以上兩則見《稗史彙編》卷一百七十五。）〉

汪忠得道

池州人汪忠者，乾道二年，過和州白望市，忽際異人，遂能談量禍福，往往多應，今往來真揚之間。〈（《夷堅志》。見《歷陽典録》卷二十三。）〉

……聖像暴露，取所餘三門屋蔽之，而覆以茅，未幾，又摧敗。路人至買篛笠繫於像頂，以遮雨日。堯卿忽得病，凡半年，四體臭腐，血液交流，痛苦萬狀。親朋問訊者，莫敢窺其户。且死，見黃衣人來追，明言理會拆觀事。李守及象求之彰亦相繼亡，獨堯卿受禍最酷。李蓋為所誤云。村墟民睹咎證如此，共率錢粟，作屋三間，移像事之如故。時紹興二十七年也。後五年，予聞之於知軍向仲德〈（士俊）〉云。〈（見陸心源刻本《丁志》卷端，按：此事前半已佚。）〉